

## 云上重建“老墙门”

□邓海波

这是一个新词层出不穷的时代，这也是一个旧词被悄然遗忘的年代。像“老墙门”这个曾经温暖了几代人的名词，正伴随着城市老屋拆迁、高楼鳞次栉比而逐渐淡出年轻一代的认知。

老一代宁波人所说的老墙门，大体相当于北方的四合院或大杂院，它是多少老宁波人难以割舍的心结和集体记忆。有多少人曾经梦里重回老墙门，想拼命找回昔日的邻里温情、儿时记忆，但梦醒之后，遗落在枕边的，却是“此情可待成追忆”的失落。

然而，新时代实现梦想自有它的独特和惊喜，网上建群让我实现了重建老墙门的梦想。几十年未曾谋面的老邻居们，在云间老墙门里得以久别重逢，一样的百感交集，一样的泪洒云端。

老妹算不上网络高手，却有古道热肠的真性情。某日，路遇一位老邻居，也是一位情深似海的人。两副热心肠碰撞得热情似火，三言两语就说了要建老墙门群。老妹还未征求其他老邻居意见，就一口答应下来帮助拉人建群。事后却有几多担心踌躇，毕竟老墙门拆迁后一别几十年，久未谋面的老邻居愿不愿意加群，她心如古井着实没底。

没想到的是，曾经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了几十年的人，分别越久，念旧越甚，重逢的期待愈深。通过接力方式，我拉你，你拖他，老邻居们一个个加入进来。那进群的叮咚声，就像一声声推开高墙深院老宅门的吱扭声；一个个既熟悉又陌生的老邻居，跨过高高的石雕门楣，款款而入，又回到了阔别多年的老屋，粉墙黛瓦弥漫着人情味的老墙门，很快在网上重建重生。

二十多年之前，我们的老墙门地处宁波市中心，即现在的解放北路与中山路交叉口（现“阳光广场”位置）。位于中山东路大东门的门牌名为“百岁坊”，与位于解放北路的西大门东西贯通。为了纪念，也是图个吉利，“百岁坊老墙门”的群名很快被采纳通过。看着这熟悉而亲切的群名，老墙门已复活在每个老邻居的心坎里。

记得在网上相聚的第一天，也许是过于激动，也许是年龄大了，颤抖的手指常常会写错字。在网上相聚重逢，恰恰契合了中国人内敛的性格。我们没有用太多激情的言语，更多的是用一个兴高采烈或泪流双颊的表情包，来表达此时此刻的心情。虽然我们不曾面对面相见，但此刻也许有人早已泪流满面。虽然泪流满面，但我们又不愿被人所见。网上相聚，满足了让泪水尽情在心里默默流淌的“国民性格”。

老邻居们在网上相见，都是那样的彬彬有礼、温良谦和，让人能够感觉到岁月的洗礼和时代的陶冶。尤其像我们这些当年的小屁孩，顽劣好强的性格早已不见踪影，个体的进步也折射出时代和社会进步的光芒。

追忆和找回往日美好时光，是老邻居聊得最多的话题。有人赞起了已经离世的长辈们的高贵品格；有人聊起了曾经结伴去看露天电影，又不慎走失的难忘场景；有人讲起了为从中山公园水池里捞起一顶被风吹走的草帽，非亲非故的邻家姐姐竟然“舍身冒险”的动人故事。念叨最多的还是老墙门邻里之间最不把自己当外人的事儿：下雨了，你家没人时，不用担心晒的衣被没人帮你收；烧菜时，突然发现少了油盐酱醋葱姜蒜，你就把别人厨房当自家的，见了拿就是。凡此种种，让我们又找回了人与人之间的纯粹。

最让我感动的是，邻居们说起已经去世的我妈，依然赞许有加。尤其是让我听说了不建这个群无从知晓的一段感人往事。那年，我家隔壁的邻居大伯不幸去世，我妈见大婶多日未下楼，想她一定痛苦万分。于是，平日里几乎不上二楼大婶家的她，特意拿了一块布料主动上楼，请教大婶这面料适合做什么衣服。反正故意东拉西扯，问这问那，希望分散大婶的悲痛情绪，早日从悲伤中走出来。大婶深知她的良苦用心，至今提起此事，依然含泪哽咽。

这就是老墙门。记得那时的信息交流，都是靠晚饭后在“天井”里的聚会，年长的会讲起悠远的故事；上班的会把市面上、单位里的信息带给大家。而今天在群里，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把自己认为有价值的好文章、好知识、好消息、好照片发给大家分享。性情所至时，还会在群里上传自己的“杰作”，或是一桌美食厨艺，或是一段动听的歌声，或是几张得意的摄影作品，或是几句激情的诗文……凡此云间神交相会，把老邻居们拉近得又像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一般。

每天日出东方，或升旗群，或问声早安；每天月落星稀，或用敬语神曲，或用表情包道声晚安，这便是新时代的温情表达方式。高墙斑驳、曲径通幽的老墙门已经远去，但人与人之间的温存关爱，却如这无处不在的网络信号，已经穿透壁垒密匝的水泥森林，在我们心里重建生发，葱茏滋长。

## 夏有凉风

□张金刚

酷热，是夏的招牌。故而，比任何时候都愈发渴盼风起、风来、风过，吹散溽热，遥寄清凉。“夏有凉风”，才是人间好时节。

夏风，通常幽微，隐于无形，需要带着闲情去寻风。

轻薄的衣衫在林间、在水岸、在山巅、在街巷，会有清风盈满，飘逸洒脱。不由舒展双臂，仰面眯眼，慢节奏深呼吸，乐享这舒爽的轻拂，顿觉周身酥酥然、飘飘然，如在天堂。这里，便是夏风生发的奇妙之所。

撒下一地花凉儿的树林，在夏阳的普照下蓬勃着生命。那满眼的绿，似与凉风有着难以割舍的机缘。有绿，便有风。风中有清爽怡人的负氧离子，有弥漫四野的花草清香，有嘹亮持久的夏蝉欢鸣，有生生不息的绿色希望。常爱独处林间，踩着绒绒的绿草漫步、采花，或寻两树拴了吊床，用一张网兜住全身，躺卧其上，听夏风拂过树梢，吹过耳际，恍若整个世界只剩了自己。

风起水涌，因水生风。置身河溪、湖塘，便会有丝丝清风倏地沁入身心。满溪满池，水波荡漾，水草飘摇；水边树，叶舞婆娑，映在水面如睡人意兴阑珊的摇摆，慵懒却又称意。最喜逢遇满塘夏荷，风吹皱一池清水，更吹皱一片心湖。随风而生的，当是满心的幽情逸趣、诗风雅韵。

清晨抑或黄昏，独爱徒步登山，伴着习习山风，向着山顶临风而歌的豪爽快意冲锋。夏风，在登顶的一瞬强劲袭来，吹走了汗水，吹开了心扉。朝阳与落日、朝霞与落霞，在夏风吹拂下观赏，才足见

自然之壮美；烦恼与忧愁、纠结与积郁，在夏风吹拂下释然，才偶得人生之顿悟。那一刻，风和畅，山和畅，心和畅，天地一派和畅。

以前，屋里待不住的少年，统统聚在街巷，迎着风、追着风，消磨盛夏童年。男孩子们弹玻璃弹珠、丢沙包，女孩子们跳皮筋、跳房子，或聚众打扑克、捉迷藏。偶有“卖冰棍儿”的吆喝声穿街过巷，便又闻声而散，聚到冰棍儿箱前，举着小手接过冰爽的冰棍儿，又各就各位。累了，便凑到乘凉闲聊或忙着活儿的父母、祖辈跟前，伴着旁边蒲扇的一摇一摇，呼吸变得均匀，在缕缕微风中睡在了怀间。街巷风，年年轻吹，吹熟了少年，吹老了岁月，吹不散的是美好的记忆。

夏风的性格并非全是温顺，偶尔也会暴躁、乖张起来，甚至夹杂着暴雨、冰雹，不可一世，叫嚣一时。但这只是插曲，并非主流。

也就是忽然之间，天昏地暗，树木飘摇，旗帜甩摆，纸屑飞天，人影与声响一样散乱。狂风起，暴雨至。顿时，豆大的雨点“啪啪”打窗，如注的雨幕串联天地；天雨熄地火，平地生河川，灼热干枯的大地瞬间降温、喝饱。烈烈夏风裹挟着土腥味，一浪接一浪袭来，直至累得没了脾气。

人们并不恼，且欢呼着“起风了，起风了”，狂欢般地迎接，只因一场甘霖将随风喜降。喧闹过后，夏风安静下来，恢复了可人的乖巧，吹起了观景闲游人的衣襟，吹快了奔忙疾走人的脚步。这时，人们会欣喜地看到，涨水的河流泛起了连绵欢快的浪花，清爽的街道绽开了色彩缤纷的伞花；天边更有一条飞架南北的彩虹，点燃了芸芸众生的火热激情。

每个夏日，我最不习惯待在空调屋里吹冷风，也不喜欢电扇送来的那股风，唯独钟情于大地之上的自然风，或是开窗而生的过堂风。那才是真正的夏日风，不硬、不烈、不躁，亲和、熨帖、沁心。